



厦门社科丛书·鼓浪屿历史文化系列

厦门市委宣传部 厦门市社科联 编



鼓浪屿

僑客

颜允懋 颜如璇 颜园园 著

Gulangyu Lishi Wenhua Xilie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厦门社科丛书·鼓浪屿历史文化系列

厦门市委宣传部 厦门市社科联 编



Gulangyu Lishi Wenhua Xilie

颜允懋 颜如璇 颜园园 著

鼓浪屿 僑客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鼓浪屿侨客/颜允懋,颜如璇,颜园园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1

(厦门社科丛书·鼓浪屿历史文化系列)

ISBN 978-7-5615-3362-8

I. 鼓… II. ①颜…②颜…③颜… III 华侨-生平事迹-厦门市
IV. K8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9875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地址:厦门市集美石鼓路 9 号 邮编:361021)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5.125 插页:2

字数:158 千字

定价:180.00 元(全套 10 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1929年10月，周淑安受聘担任上海国立音专声乐组主任。（引自《音乐学院联盟网》）



周淑安任教沈阳音乐学院时，为学生上课。（1962年）（华侨博物院提供）



画家周廷旭获奖无数却命途多舛。
(何丙仲提供)



1936年林语堂举家移居美国，此为船靠旧金山时留影。（华侨博物院提供）



黄望青大使偕夫人在国事活动中。（引自《从鼓浪屿到新加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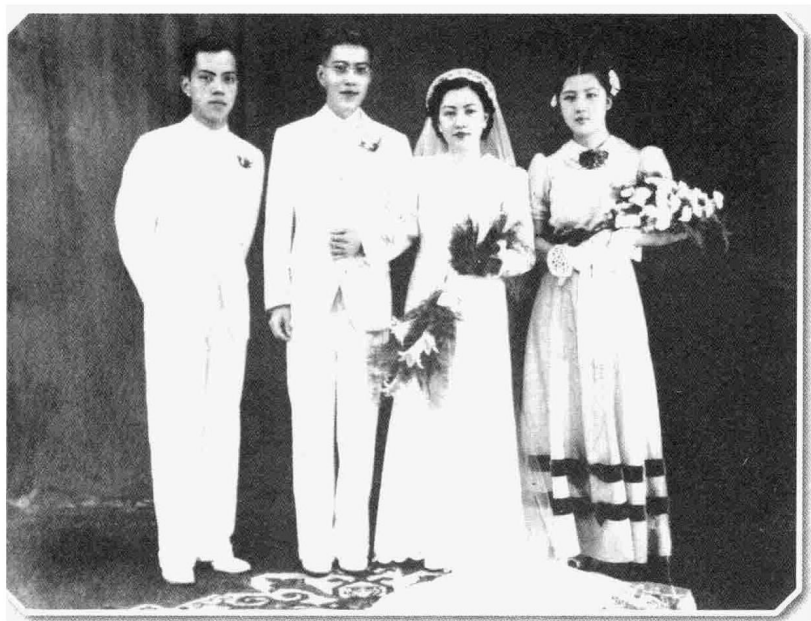
1921年黄奕住（2排左6）在上海创办中南银行，此为创立会合影。（华侨博物院提供）



李清泉夫人颜敕与女儿在鼓浪屿榕谷别墅花园里。（白桦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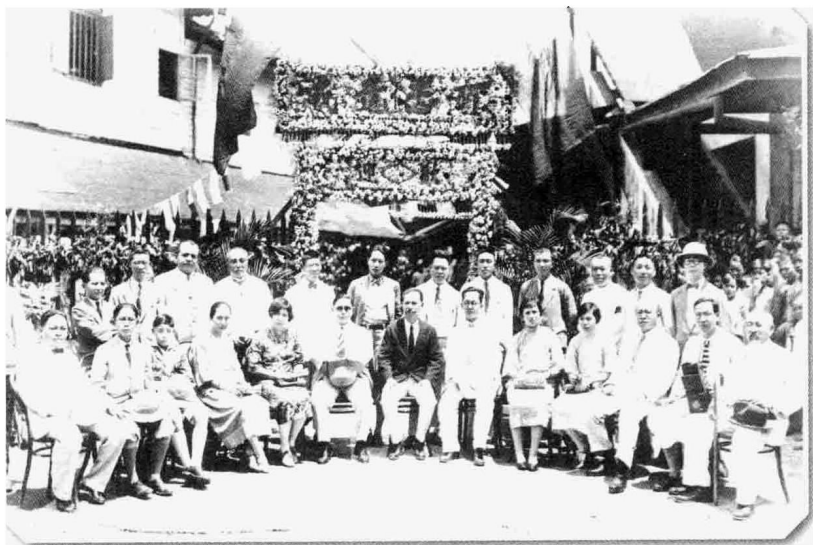
从鼓浪屿走出的三姐妹王素虹（前排左1）、周明真（后排左3）、王素月（后排左1），相继嫁给新加坡实业家、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三位公子，亲上加亲成了三妯娌。（新加坡陈立人提供）



银行家周莲生之女周明真与华侨领袖陈嘉庚之子陈元凯喜结秦晋之好。
(选自周明真相册，新加坡陈佩仪提供)



林语堂与廖翠凤长达57年的婚姻生活，相知相伴未曾稍离。（华侨博物院提供）



1928年2月，殷碧霞（前排左4）、林文庆（前排右1）与陈嘉庚（前排左7）在新加坡欢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前排左8）、孙科（前排左6）等。（华侨博物院提供）



1935年华侨巨商黄奕奕之女黄萱与厦门名绅周殿薰之子、医学博士周寿恺喜结良缘，恩爱一生，荣辱相守。（引自《周寿恺教授诞辰一百周年》）

总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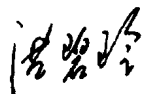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厦门是一个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积淀的现代化港口风景旅游城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形成了瑰丽多姿的文化和丰富独特的文化遗产。鼓浪屿素有“海上花园”，“万国建筑博览”，“音乐之乡”，“钢琴之岛”之美誉，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近现代中西文化在这里汇聚融合，造就了一种既具有深厚的闽南文化传统又具有浓厚西洋文化特色的文化形态和风格，是厦门独特的历史文化的浓缩和代表。

为进一步研究、保护、传承鼓浪屿历史文化，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聘请了生于鼓浪屿、长于鼓浪屿的福建省社科院原副院长、资深文史专家黄猷先生为总审稿人，联合组织专家学者精心策划、精心研究、精心编撰出版《厦门社科丛书——鼓浪屿历史文化系列》。《丛书》以史话、风光、建筑、音乐、宗教、

原住民、公共租界、侨客、教育、学者等十个专题为主要内容，较客观准确地介绍了鼓浪屿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充分展现了鼓浪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是一套系统研究鼓浪屿历史文化的史料读本和百科全书。相信《厦门社科丛书——鼓浪屿历史文化系列》的出版发行，对于对于传承、弘扬鼓浪屿历史文化和厦门特色文化，提升厦门市民的人文素质和城市文化软实力以及鼓浪屿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

中共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2010年1月

序

承嘱为《鼓浪屿侨客》作小序。

我想首先为它作个解题。

鼓浪屿有抢眼的华侨大宅院和别有风格的洋房别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南洋富豪携巨资回来，托足鼓浪屿谋求新发展，或有意终老于斯者非仅黄奕住一人；20—30年代安家鼓浪屿，自己闲时或来此过一段优游生活的殷商更比比皆是。但他们都不是从鼓浪屿出去的。19—20世纪之交，闽南出现“下南洋”大潮时，鼓浪屿“公共租界”正在开辟，它吸纳着劳动力而不输出劳动力。所以，以后为鼓浪屿带来了一段大好时光的，就不是衣锦还乡的归侨，而是择地受廛的五方来客，且大多并没有与鼓浪屿厮守一辈子，故称“侨客”。本来，侨并不专指出国华侨，凡寄居异地的都是。历史上还有所谓“侨县”，即战乱中将整个县的建制暂时移设他处，而仍沿用原名。但现在“侨”与“华侨”已成通用词，故本书不涉及割台前定居鼓浪屿的台湾茶商、割台时内渡的官绅人等。这也是要提一下的。

鼓浪屿人出国也早，但是另一类移民。洋学堂的学生渴求更多的新知识，先是到上海、京津，仍然不能满足，就远渡重洋到欧、美留学去了。有外国差会为其培养对象安排的，也有新兴商人阶层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去的，大抵与“下南洋”大潮

同时。稀稀落落各自出去，也少人注意，但后来都有成就。回来了也不张扬，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认认真真做事。鼓浪屿太小，容不下他们，他们则在别的地方按照早年在鼓浪屿养成的生活方式生活着，也不常回家看看。由于战争和各种社会因素，许多人先后又出国去了，连同他们的下一代，从此就和鼓浪屿互相失落了。与此同时或稍后，鼓浪屿另有一批人去南洋办报、教书，从事文化和社会活动，也颇有作出一番事业的。还有把企业发展到南洋而取得成功的。这些人最后也都留在那里了。这是从鼓浪屿走出去的“侨客”。

历史让鼓浪屿招来了南洋华侨顶尖的人物、充裕的财富，但而今只剩下一个颓败的躯壳。历史让鼓浪屿的青年才俊很容易就跨越了传统与地域上的限制，汇入世界潮流，但其结果是，五洲四海的风云把他们淹没了。于是，鼓浪屿回到了步履艰难的中国母亲的怀抱。这就告诉鼓浪屿人，要重新开始。凡不是自己在自己土地上创造的文明，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会流失的。一心感旧的破落户是没有出息的，移花接木也塑造不出一个新的鼓浪屿。鼓浪屿的未来在立人。所立之人，要比当年得风气之先的鼓浪屿人更开阔又更自尊，更进取又更踏实，更敏锐又更执著。这些话已超出解题的范围，但似乎也是解题中应有之义。

黄猷

2009年9月

写在前面

—

鼓浪屿，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小岛，地处厦门市西南隅，距厦门岛仅一湾直线距离不足 600 米的海峡，全岛面积 1.78 平方公里。明末清初至今，岛上常住人口一直徘徊在数千至万人之间，极少突破两万（抗日战争初期厦门沦陷时是个例外，当时难民蜂拥涌入这个相对安全的租界小岛，岛上人口暴增至十多万。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鼓浪屿亦随之沦陷，其后数年难民逐渐回乡，岛上人口又趋于常规状态）。

如果没有中国近代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鼓浪屿也许和中国的无数岛屿一样，在历史的大潮中随波逐流，到今天，只是众多海上旅游线路中的一个美丽的旅游景点而已。

但是，鼓浪屿是与众不同的，它注定要蜚声中外。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1841 年 8 月，英国舰队攻占鼓浪屿并在岛上驻军。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把厦门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于是，常被海上轻雾笼罩的鼓浪屿逐渐向世界撩开它神秘的面纱。

西方征服者很快看上了这个美丽的小岛。1843 年 10 月，英

国率先在鼓浪屿设立“英国领事事务所”，首任领事居然是英军的炮舰舰长。随后直至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的1903年，德国、美国、法国、日本、荷兰、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等国家先后在鼓浪屿派驻领事。

19世纪西方国家工业化迅速发展，掠夺殖民地资源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他们在中国一些沿海地区干起了贩卖人口的勾当，这就是世界移民史上臭名昭著的“猪仔贸易”^[1]。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在中国掳掠贩卖华工的活动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英商德记洋行与英商和记洋行在鼓浪屿设有“猪仔馆”，将从各地掳掠、拐骗来的契约华工^[2]集中关押，再成批押送到停泊在外港的货船底舱，运往外国出售。这里一度成为掠卖、运送契约华工的中心，而这也成为鼓浪屿一段无法抹去的屈辱记忆。

随着鼓浪屿的门户被打开，来岛上定居的外国人逐渐增加，他们中有领事馆官员、传教士、水手、医生等。据史料，居住在鼓浪屿的外国人，1847年有20多人，1890年有100多人，1909年更激增达250人之多。

与此同时，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也全面铺开，西方传教士以鼓浪屿为桥头堡，积极向闽西南扩展势力。1842年2月，美国归正教会率先进入鼓浪屿设立教会；1844年，英国伦敦差会（又名自由教会、伦敦公会）来厦创设；1850年，英国长老会在鼓浪屿创办。以上三个教会后来联合组成“三公会”。

此外，天主教、美国安息日会、美国长老会等也在岛上传教并设立教堂。

基督教、天主教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鼓浪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创办教会学校势在必行。择其要者，有英国伦敦公会系统的福民小学、澄碧中学；英国长老会系统的英华书院（后改名为英华中学，只收男生）、怀仁女学、怀德幼稚师范学校和幼稚园；美国归正教系统的毓德女子小学和中学、养元小学；美国安息日会系统的美华学校和西班牙天主教系统的维正小学；日本系统的日本小学；还有美国归正教会和英国长老会联合创办的寻源书院等。教会创办的学校多为义学，不收学杂费，有的甚至还发给膳食和杂费补贴，这就使更多的穷苦孩子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其中成绩特别优异者，日后还被教会送往国外留学。

一批批鼓浪屿的孩子进了教会学校，他们学习英语，朗诵《圣经》，必修课程还有天文、地理、生理学等。随着知识的积累，孩子们感受到在小岛外面存在的世界，对他们而言，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神秘却又充满诱惑。

于是，登上离岛的渡轮，一个又一个鼓浪屿儿女踏上了漂洋过海的求学之旅，他们在科学王国里上下求索，在艺术殿堂里攀蟾折桂，几番拼搏之后，他们有的著书授业，教泽绵长；有的掌握现代医学，救死扶伤；有的成为富商巨贾；有的跻身政界名流；更有学成归国、为祖国的建设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者。

但几无例外的是，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或在异国他乡，或在国内的主要城市——鼓浪屿毕竟太小了。对这些游子来说，鼓浪屿是他们人生的摇篮，是起跑线，更是晚年梦中的一抹亮色。

二

19世纪中叶，在闽南乡村，一股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的浪潮悄然兴起。

19世纪60年代，清王朝风雨飘摇，社会动荡，经济凋敝。闽南农村地少人多，资源不足，而且灾害连连，加上列强入侵，极大地冲击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批破产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无以为生。时值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东南亚的原料和开发市场，需要大量从事原料生产的劳动力和数量可观的中介商人来替他们收购原料和销售欧洲工业产品。就这样，在国内走投无路的困顿与国外劳动力奇缺的需求所形成的“推力”和“引力”的作用下，这些破产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加入了正方兴未艾的移民潮，远离故土，“过番”南洋谋求生路。

来到南洋的闽南华侨，筚路蓝缕，艰辛创业，无论是在种植园、矿场劳作，或是从事小规模の開荒种植、水路运输，还是充当肩挑小贩，经营小作坊、小卖店，他们凭着中国人固有的勤劳、诚信、智慧和勇气，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在建设居住国、改变居住国经济状况的同时，也逐步改变了自